

婦女們唯一的希望「十年熬成婆」後享抱孫之樂，也因兒子不能早日結婚和生活的艱難打破了。此外，如果說綏遠的婦女在竟日勞苦之外還有樂可言的話，便是與婦女有關的社火與廟會了。

社火是在舊曆年後元宵節有的，有戲獅戲龍，轎車秧歌，高蹺……在這期中，婦女們乘着舊曆年後的閒暇，在燈光閃爍中，可以自由地觀社火，這時候是沒有人說閑話的，否則，便又要被人目為「飛沙走石」（這是說女子不安分的意思）了。

除了社火以外，便是唯一的廟會：廟會。有二月十九日觀音廟會，三月十九日三官廟會，四月八日的奶奶廟會，這些都是為婦女求兒孫或是禳災才有的，但主要的目的，婦女雖是爲了「求兒孫」或禳災而來，實際上她們也是乘此機會來看廟會中唱的戲（城市中雖有戲院，但這與普通婦女無緣），可以自由的到自己所要到的親友家裏暢敘，這時候，親友家中是應盡招待職責的。

平東一帶婦女生活

果 軒

「過度的工作非人的待遇」

平東一帶，包括河北省的通縣、三河、薊縣等區域，但若放大了範圍，則香河、寶坻、遵化、玉田以及灤東一帶都可計入。這些地方，在以前很少有人注意，雖然牠們有稠密的人口，豐富的出產，但自塘沽協定以後，這些地方，全部劃入非戰區域，於是在名義上變作華北一帶國防的第一綫，在實際上却變成日本壓迫下的準殖民地，因而這一區域的一切狀況，都被人們留心起來，現在我只將牠的婦女生活寫在下面，作為這個特別地帶人民生活的寫真的一片斷。（主要範圍仍似通、三、薊三縣為限。）

平東一帶，因有運河、洵河、蘆運河等河的灌溉，所以土地大都肥沃，（唯三河縣地質稍瘠）自然農業生產佔了主要的地位。按普通狀況說起來，這些地方的生活總算好的，因為任何村莊裏自耕農佔大多數，貧農則較少，所以只要一個人肯賣力氣，拿自己血汗來工作，總不愁一天三頓的「窩窩頭」小米飯。

因此之故，婦女就過着一種比較安適些的生活。只要一個媳婦會生下兒子，在家庭裏一定會「另眼看待」。父親給兒子早早「成家」，無非為「抱孫子」一念所使。再有呢，那就是自己飽嘗了「婆婆」虐待要從媳婦身上報施。當地有一句俗諺說：「多年的

（一）荷重的女婦予給會社



窮 貧

(二) 荷重的女婦子給會社



多衆女子

和尚熬成佛，多年的媳婦兒熬成婆。」由這一個熬字，你就可以想到裏面的慘痛。一個媳婦假使娶過來就不對婆婆的眼，再不會生一個男孩子，那就入了十八層地獄了。近年因為這個而起訴訟的，而械鬥的，真是數見不鮮。尤其奇怪的，就是在這種場合之下，自己的丈夫且不幫助妻子，多數是助紂為虐地助起父母的凶焰來，一個婦女捺了

婆母的罵詈後，常常有一頓皮鞭或者鞋底的犒賞在自己屋裏享受。爲了求自己丈夫和翁姑等人的歡心，常常要從自己娘家帶來許多食品、衣料，送給

他們，有時是把金錢供給丈夫揮霍，若是有大姑和小姑，自然更加倍小心侍奉了。一個新婦到歸甯的時候，常常帶了逾量的「活計」含着流不出的眼淚求自己的母親姊妹來幫忙。這真是一種不人道的慘劇！但是只要自己有了兒子，一旦作了「婆婆」，就要將所親嚙的那一套，一點不含糊的加在子婦身上了。有的因結婚太早，被誘而失

人擺了茶點招待，走過之後，就要開始批評她的容貌、衣服、舉止……就是中年以上的婦女，也還免不了在大街上大出其風頭。

* * * * *

教育事業在這個區域根本是不發達的。以蘄縣而論，全縣村莊約八百餘，初級小學不到三百處，完全小學不到十處，至於專爲女子而設的學校，數目更是微乎其微了。除去縣城之外，從沒有聽說那一縣有第二個女子完全小學。鄉間僻塞不通，小學校男女合校根本難辦，於是這僅有的一處縣立女子小學，學生也就寥若晨星了。近來總算稍好一點，除去通縣有一處省立女師範以外，各縣也有了縣立的女子簡易師範好像給鄉下女子一個更進一步的求學機會。不過鄉下人提起女子念書，馬上就會映出一片黑黯的影子：「念書嗎？××家的大姑娘不是念來念去跟人家跑了？」「嗟！那是念書，裙子蓋不上屁股，胳膊露在外邊，瞧着真不順眼，還遊街哪，大集上還演說，（大集，即集中商販交易之期）簡直的是瘋了！」這歷

一來他們就覺得女子似乎是不應上學了。女學生的婚姻是頂難解決的問題，因為他們以為女學生的未來「婆家」一定弄得「高不成，低不就。」意思就是說找不到門第相當的人家，於是雖是有錢的人家，也不叫自己的女孩子繼續學業了。何況近年來經濟狀況不景氣，女子的生活又愈來愈奢華，上一年完全小學也要花到一百元左右，真會使鄉下人望而生畏！本來在民國十七八年革命高潮以後，女學生有突增之勢，通縣女子師範投考人數額，由二百人一躍而至六百多，但近幾年來，早已大大低落了。所以，無論從數量上講，或經濟狀況上講，一個女子得到中學畢業的享受，都算是極端奢侈的了。

富裕一點的家庭，女人是裝飾品，我們不提她。中產以下的家庭，女人就變成一架無限限制的勞動機械。縫衣服，作飯，照料小孩這是一種極普通的工作，各處全同。在平東各縣，女人往往到北平城內出賣勞力，藉了

這個補助家用。其中尤以三河縣為多，常住北平的人，沒有不知道「三河老媽」的。他們每月可以賺三塊錢的樣子，但經「傭工介紹所」的剋扣，也不過剩下兩元罷了。另外有撇下自己正在吃乳的孩子，却將鮮美的乳汁出賣給都市富人的子女，這種「奶媽」工錢稍大，每月可掙到七元至十元，但同時自己還得從鄉下雇一個人喂養自己的孩子，也要花上二元錢一個月，這種一等等一等的剝削形態，令人看了真是哭笑不得，但無論如何，能夠巴結到都市裏面去的，已是走到天堂了，至於有的因為年青一點，禁不住主人的威脅利誘而失去了貞操的不少，北平有一句俗話，叫做「上坑老媽」的便是。這種女人的丈夫，往往是忍受了侮辱，接受一點點闊人荷包的金錢而已。還有那些在鄉下出賣勞力的女人，那才是真苦呢！除

為 生 活 而 奮 鬥



(江平南湖) 菜肆

去日常洗衣炊飯……之外，什麼磨麵，磨米，喂豬，喂牲畜，抬水一切比較笨重的工作全是她的。到了「麥秋」和「大秋」（收穫穀物的兩個季節）還得和男工人一樣勞動，有許多人，男工人只管田裏的工作，及

(二) 門奮而活生爲



(重慶) 婦花賣之街頭

至收穫到家裏，就完全由女僕等人負責了。

這時往往女主人們也要一樣出來勞動，至於那雇不起女用人的家庭，女人們成了主要勞動者的一部分，更不必說了。通縣一帶，常有女人作短工的，到收穫小麥時，女人一

樣可以到田裏去拔麥，(將麥連根拔起，不用鎌割。)不過工資照男工要少到一倍左右。秋天收了穀，就有許多婦女以及女孩子專仗割下穀穗掙錢，叫做「搯穀」，常常按捆計值，每搯十捆穀不過六枚至十枚銅元，一天的勞動還賺不到一角錢。玉蜀黍收穫後，常雇女工剝去皮子，將穀粒一粒粒搓下，工價也極低。至三河一帶，因為地質礦確，隨

柴爛草之類當作冬天的燃料。女人們，除去生男育女外，就這樣匍匐在低微的工銀下面，賣着她們的血汗！

通常，婦女是談不到娛樂的，只有每天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但稍微可以自給的小康之家，那些四十歲以上的女人，就有資格用紙牌來消遣了。所說紙牌，就是葉子戲，也就是麻雀牌的同族。如果留心讀「紅樓夢」的人，就可以看見門紙牌的描寫。這種賭博在鄉間極爲流行，而通行於女人之間的一種，叫做「索兒和」(讀如胡)也叫「摸索兒」。一個村中一定有幾家窮極無聊的女

時可以看見梳了一

蘇州槓」(一種特

製的髻，尾部翹起)

穿了半截套鞋的女

人，拿了鋤頭在田裏

流汗。窮人家的女人，

到秋天也時時措起

荊條筐，到處拾些碎

柴爛草之類當作冬天的燃料。女人們，除去

生男育女外，就這樣匍匐在低微的工銀下

面，賣着她們的血汗！

人設着這種賭局，借「抽頭」爲生。每天清早

和午後，總可以看見街上走着一些嘴裏銜

着長桿煙袋的悠閒女人，談論着今天的賭

運如何如何。規模大一點的，一天也可以有

幾塊錢的輸贏；人多有錢的家庭，更常常自

己設一個常川賭場，把家族中位置高一點

的女人聚在一起來賭，好在人數是無限制的，於是團團圍住一個桌子，有時賭到深夜

不休。那些做媳婦的，倒茶，裝煙，一會兒也不

許離開左右，雖然她已經困得打盹。若一到

年節，則雖極窮之家也要賭上幾天，連作媳

婦的，也有資格加入了。所以統計起來，一村

的婦女，識字的可以說一個沒有，但不會門

牌的却真要到零。不過門牌總得要花錢，

這是一樁絕大的缺憾；看「影戲」則是一文

錢不化的，時間又在夜裏可以不耽誤白天

的工作，這真是一種普羅娛樂品了。影戲起

源於灤州，用布搭起一種棚子，前面設了紙

窗，裏面燃起明亮的燈火，把用驢皮雕成的

人物在窗上舞弄起來，一面有人在唱着，代

替這些傀儡說話一樣，有生且淨末丑，有音

樂有賓白。女人們因為不容易聽到戲劇，加以戲劇都是一些短故事，所以沒什麼興趣。至於影戲，則在鄉間常常演出，（有時爲了酬神，有時爲了斷賭或其他的公約，作爲一種紀念。）又是一種連續的故事，比如羅通掃北、狄青征西、五鋒會、二度梅……都是成篇成段，離合悲歡的典型中國故事，戲文又極淺顯，最容易引起婦女觀衆的興趣。從夜裏七八點鐘影戲開場起，直到黎明收場止，婦女總是固定的觀衆。一個公子的落難，一個奸臣的凶險，誰的武藝高強，誰的法寶利害，常常成爲他們日常討論的中心。（關於「驢皮影」，太白二卷一期有李輝英先生的介紹，文學三卷一期有顧頌剛先生的考證。）我常常想到，如果能借用這東西爲通俗教育的宣傳工具，一定要收絕大功效呢！除去這些以外，「野台戲」以及年節的「賽會」，當然也是婦女們所歡迎的，不過機會太少罷了。

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所希望於婦運工作諸先生的，就是（1）設法打破虐待兒

女的惡習，改善婦女在家庭中的待遇。（2）普遍的發展民衆教育，糾正農民對於女子求學的錯誤觀念。（3）婦女勞動，不當反對，

平山一帶婦女生活寫真

劉景祥

「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禮義廉恥難講得通」

平山是冀西一個不很出名的縣分，說起來，它在物產、人物、風景、形勢等方面，確也沒甚引人注意之處。不過我們要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此地的婦女生活情形，却是很有研究的對象。說是北方山地婦女生活的剪影，也不爲誇大。

婦女之不被重視，在中國鄉村中自然仍是很普遍的現象。而在平山這個偏僻的地方，更表現得特別厲害。比如她們對她們的丈夫說話，動必「你」家長

「你」家短的，因爲她們必須如此說，方覺得輕鬆合規。她們很知道自己

是丈夫的附庸，在婆家沒有「人」的份兒，而她們的娘家在經濟關係上，對於她們又是「閉門不納」的，所以

但要使知注意衛生。（4）利用固有的娛樂（如演戲）作宣傳常識的工具。

她們是完全營着寄生的生活。

她們自出了溫柔的閨門後，須要日日擔心着：自己是婆婆的媳婦，丈夫的妻子，孩子們的母親。對於這些人，自己必須要勞作當先，吃穿靠後。在婆婆手下，平日固然要恭順的侍奉勤苦的勞動，而一到自己有了病，那可就苦了。她們只好把小病當作沒病，把大病當作小病，至於病體如何，婆家是不管

爲生活而奮鬥



採薪（湖南）